一個讀書的故事

亮軒

在記憶中，我從小就喜歡書，這多少與家風有關。家父畢生在大學中執教，經常一天十數小時的沉浸在書房裏。他不但讀，而且寫。他讀的書不僅是他在學校授課的有關科學書籍，舉凡文學、政治、小說、綜合性刊物、武俠小說、漫畫、連我小學時從學校中借來的「兒童讀物」，他也都一一順手瀏覽一番。家裏什麼玩具都沒有，只有書，因此書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我唯一的玩具。兼以只有一個同胞姐姐，平日客人又少，就是想玩，也玩不起來，書也就是我們全家的共同伴侶。

父親從來沒特意告訴我讀書如何的好，也不需要鼓勵我們讀書，倒是時常提醒我們別爲了一些「閑書」耽誤了正課，可是那些「閑書」可眞就誤了我不少正課——導致留級三次的紀錄。爲了「不好好讀書」，也挨了不少打，但還是遏止不住我看「閑書」的興趣。教科書，我不是沒興趣，問題在於教科書太薄，開學註册領了書回來，不消一個禮拜，除了算術，就已經把全部的書讀過一兩遍了，從此便再也提不起勁去翻它們。到考試時，又側重記誦，更覺乏味，怎麼背也背不下來，不及格的科目常常比及格的多。上課時依規定照例要在課桌上攤開一本教科書，我無心聽講，不是偷偷的翻閱膝蓋頭上的「私書」，便是在教科書的留白處畫圖，居然因此奠定了對繪畫的興趣，至今不衰。從小學以至高中，我讀的書幾乎全部都是「閑書」。

既然是閑書，我自然不會以嚴肅的心情去讀，大半看過一次也就算了。童年跟少年時代的記憶力較佳，很多篇章的內容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，只是不能默誦詳細的字句而已。

幼年時得到的第一部書是「兒童知識」，好像是週刊，上海的什麼書局出的，已經記不太清楚了。家父遠道歸來，帶了這麼一部書作禮物，厚厚一大叠，有五十多册。我當時至多不超過六歲，當然有許多不認識的字

，好在該刊以插畫爲主，看看圖大約也能摸得清意思，這套書反反覆覆看了很多遍，初上小學一年級，便能在「說話」課向全班同學講書裏的故事。每一次說話課都是我自告奮勇的講故事，到最後故事都說完了，同學們還是央求我把說過的幾個故事再說一遍。可見那套書已經訓練了我的表達能力。有時爲了取悅同學，自己添枝添葉的加上了一些情節。

「兒童知識」予我的好處並不止此，重要的是培養了我對世間各項事物的好奇心。在十歲以前，頗醉心於兩種書籍：自然科學與童話。自然科學的常識幫助我了解周圍的環境，一花一樹一鳥一蟲都能激發出我的求知慾。在十一、二歲之間，我參加了學校課外活動的「自然組」，跟着老師到野外去採集植物標本、昆蟲標本。可惜手工拙劣，更兼以粗心大意，做出來的標本老是不成樣子，甚至破碎不堪，辨別不出原來的面目，因此也減低了不少做個科學家的興趣。但對自然科學，尤其是動物生態這一方面的書至今仍然極有興趣。當時每逢假日便要去動物園，有一次還逃學跑到動物園去玩，身上的零用錢不够坐車，便一直從住的和平東路走去走回，回到家裏時天都黑了，撒了個謊掩飾過去。後來並沒有繼續向自然科學這方面發展，想來必與初中一年級的「博物」課有關，博物課本中全是些紙上談兵的玩意兒，什麼細胞分裂啦，葉脈的構造啦，只有一些乏味的黑白插畫，看不出什麼苗頭來，老師的顏色粉筆怎麼樣也不能取代顯微鏡與電影片。上課時我提出的問題特別多，考起來分數特別差，興趣便一直停留在浮面的動植物生態階段。第一次看顯微鏡大約已過二十歲了，那時早已走上所謂文學的路子。不過對自然科學的簡單愛好，幫助了我如今感受到環境污染問題的重要性，並且能對動植物付出比常人多幾分的愛。書本予我的知識很有限，但絕不能否定書本觸發出來的觀察習慣，由觀察自然而到觀察人際關係與社會、政治種種比較複雜的問題。同時，我也很少「動手動脚找材料」，只憑直接的觀察與獨立的判斷下結論，自信尚能中肯客觀。

童話故事在童年予我的震憾力是很大的，因爲書中情節强化了思想力與感情。大概在八歲到十歲之間，讀過的是「西遊記」、「封神榜」、「安徒生童話」、「格林童話」、「金銀島」、「十五小壯士」等書，這些

「閑書」有一半以上是在電線桿底下看的，因爲在家裏、學校裏看這些書可能會挨罵，都比不上在電線桿子下讀來放心自在。天黑了又有路燈，方便之至，唯一的遺憾，是路燈不够亮而弄壞了眼睛。不到十歲便架上了眼鏡，當時我是全校唯一的「四眼田鷄」——這是同學們封的外號。小學四年級以前，學校分上下午班上課，我常常捏造藉口下午不歸或是上午便出家門，帶了便當跟「閑書」躲到沒人的地方看書、抓蟲子、遲到與遲歸幾乎是例行的事。

當時臺北出版的漫畫兒童讀物分成兩大類，一種是中國的武俠漫畫小人書，長方形、橫翻、有一百多頁，這種書是書攤租的，書攤旁邊放着幾張矮長櫈子，小把戲一個挨一個的聚精會神的擠着看。學校跟家長都一律禁止孩子看這種書，如今想來，或因其中描繪的全是怪力亂神的故事之故。我對這些書沒什麼興趣，總覺得比不上學校圖書館中的童話故事够味兒。記憶中只翻過一本劍俠的故事，大概還沒看完就還給書攤了。那種書一毛錢可以租一兩本的樣子。另外一種漫畫書，描繪的是西方讀物的故事，例如「乞丐皇帝」、「格列佛遊記」、「孤雛淚」、「千里尋母記」等等，畫得好、內容也動人，偏偏書攤不租這種書，學校圖書館又沒有，我的課業概在「不列名」之列，不敢跟家中要錢買來讀，便向同學借來看，有時就在同學家裏看。到了吃飯時間人家邀我同桌用餐時，我却不敢吃，死賴着不上桌子，又死賴着不肯回家，人家在吃飯，我獨自一人看漫畫書或是別的書，常常磨到晚上八、九點才回家，回家後又不好說沒吃過飯，只推說跟同學一塊溫習功課弄得那麼晚才回來。有不少個夜晚，是餓着肚子上床睡覺的。比較接近的幾個同學的藏書都被我讀完了，就到書店中讀書，書店老板娘並不太「儒雅」，對這個光看不買的小客人不怎麼歡迎，有時甚至問我買不買，告訴我不買就不要亂翻。爲了維持自尊，我偶爾從家裏偷了錢向她買一兩本書來看。偷錢的事被發現挨了痛打以後，就改用分日分店的看一本書的辦法來揩油看書。看的是別人還未賣出的新書，翻動當然要特別小心，於是養成我至今謹愼翻書的習慣，一定是從側緣以姆指翻開，絕不從頁角以食指與姆指夾翻，留下摺痕。沾口水翻書的方式當然更是不取的了。

在家裏附近的書店很少，當時年紀又小，不敢隨意到城裏的重慶南路逛書店，大部頭的書只有向學校的圖書館借來看。我唸的是北師附小，當時圖書館以配給制借書，由「文化股長」向圖書館領來幾十本書，發給大家，一人一本，由不得你挑，有時分到的書已經看過、有時程度不及、有時興趣不對，很少碰到令我滿意的書。有一次我得到一本水滸傳，正對了胃口，可惜限定要在一週內歸還，根本還沒看上幾回就被收回去了，心裏着急得不得了，怎料皇天有眼，讓我在父親的書架上找到了這本書，發了瘋似的把它讀完，過癮極了，爲了這部書耽誤了許多家庭作業，少不了惹得挨了頓打。第一次讀「水滸傳」是在小學四、五年級間，那股熱勁至今不減，近二十年來，還是常常讀水滸，目前自己擁有好幾種水滸的版本，雖然從來沒寫過一篇關於水滸傳的論文，但若是要聊水滸，自信足可作竟夜之談。尤其是後來讀到了金聖嘆的貫華堂批本，更是大開了眼界心境。這部書激發了我讀中國通俗小說的興趣。從此一連串的看了「小五義」、「江湖俠義傳」、「拍案驚奇」、「今古奇觀」、「石點頭」、「西遊補」等書。在十二歲以前，也曾翻過「鏡花緣」、「聊齋」、「儒林外史」、「老殘遊記」、「紅樓夢」等書，但都未卒篇，畢竟見識不及，難以體會其中滋味。那部鼎鼎大名的「紅樓夢」，當時只覺得太嚕嘛，書中人一天到晚忙不迭的吃大菜穿華服，說些無聊話。「儒林外史」予我的印象，只是他們一個勁的送銀子，送來送去送不完，五十七回便如此「送」掉了，眞令人不耐。聊齋則艱澀難懂，一則嚇人的鬼故事都碰不到。鏡花緣則嫌其無連續性。

考上初中，父親給我的禮物是「開書禁」，並且主動的替我租武俠小說來看。他爲什麼如此做，一直沒機會問，只聽過他跟客人談笑時打趣說武俠小說的情節最讓人覺得痛快，好人活着、壞人死了，天地間沒有比武俠小說更合理的事情。但我的興趣却轉到福爾摩斯探案之類的推理偵探小說方面，並且開始看科學性的書刊，十餘年來從未間斷。那些科學性文獻，無異乎「眞實的神話」，很吸引我。同時從教科書中認識了朱自清、徐志摩等人，開始一本一本的讀他們的散文與詩。初中二年級的時候，從建中校門口推脚踏車的舊書販處買到了一本明秋水的詩集，名爲「陽明山之戀」，那本書的最動人處，是有很多眞蹟影印的詩，似乎不待我讀，只看

一眼就會被詩人的感情震懾住了。明秋水有時用毛筆寫、有時用鋼筆、鉛筆寫，字體秀逸奔放。我時斷時續的翻了好多日子，偶而也詩興大發的來上兩首，詩絕對是不成樣子，寫的是什麼自己也不記得了，但寫詩之際的忘我狂熱之情，至今猶能回味。對別人的詩的好壞我沒資格批評，但那本書在我的讀書生命中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，讓我知道文字與詞句居然還可以搓捏出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境界。這種想法到看了余光中的詩以後益發濃厚，但那已經是十年後的事了。

從初中一直到高中畢業前，家裏不太管，看「閑書」的機會大增，當代名作家的作品，很少有遺漏的，但也只是零散的看，從來沒看過什麼人的「全集」，有一半以上是從報紙副刊上讀到的。那個階段對小說的興趣不如散文雜文高，太長的散文也沒興趣讀，長篇大論只限於傳記跟記實，可能因爲正值發育期之故。十二歲到十五歲中。讀了好幾本傳記，如「弗蘭克林傳」、「瓦特傳」、「貝多芬傳」、「愛迪生傳」、「林肯傳」、「牛頓傳」、「諾貝爾傳」、「甘地傳」、「巴斯德傳」等等，每看完一本傳，便要立一個志，也不知道立過多少志了。中國歷史偉人的傳記很少讀到，一方面是不容易在書攤書店見到，二方面是不若翻譯的傳記那麼生動。記實的書籍也一樣，多半限於近代史上的大事，如「轟炸廣島記」、「二次大戰回憶錄」、「歷史的漏洞」（程曉善著，記海南島淪陷始末），「亞洲紅禍記」之類。注重眞實事件與人物的了解，是少年時代讀書的一大重點。

有系統的接觸中國古代典籍很晚，看的書也很少。初一的國文教科書上有一篇「荀巨伯」的故事，選自「世說新語」，老師教過以後，感觸頗深，就把「世說新語」拿來看，看來看去，也不明究裏，倒是對那本書篇首的「燕丹子傳」極有興趣，數不清到底讀了幾遍，整個差不多都懂了，只餘下「烏卽白頭鳥生角」跟「吞舌而死」兩句不清楚，到了多少年以後才弄明白詞義，以前的幾年之中也沒跟人請教過。初中二年級時頗醉心於「曾文正公家書」跟「論語」，「曾文正公家書」不難懂，講的道理淺顯紮實，頗有「泥土味」，眞讓人覺得人人可以爲聖賢。「論語」則好在有白話註解，越看越覺得有理，每週週記都要挑一兩段申論申論。當時的國

文課一度是胡自逢教，此公不論上那一課，都能把論語引證上去，他在講臺上背誦，我便學着他的四川腔在底下連句子，鄰座同學每每另眼相看。在他們眼中我大概是個怪人，一個以遲到、曠課、逃學爲家常便飯的人，怎麼能背課本以外的「論語」？下課時，我又以山東腔翻改孔子的句子娛樂同學，娛己娛人，教己教人，現在想來還很有意思。

大規模的讀文言文的書，是在讀過胡適之的「中國哲學史」之後開始的，那時已在十六、七歲的高中階段了，一日偶而買回這本書翻閱，驟然間發現中國古代聖哲的廣奧，興奮不已。說老實話，那本書我至今還有弄不懂的地方，但是已經令我下定決心要看看古人的本來面貌了。我的程度不高，非得借重白話註解不可，所以看的也不多，只一知半解的看了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等重要的書。接着又讀了包括「語譯」的史記、左傳、國策等書，是世界書局的「精善本」，翻得不甚妙，一直到二十歲左右讀了一本「東萊博議」，才提起我重讀那幾本「精善」的興趣。胡適之的「中國哲學史」引發了我的「哲學時代」，斷斷續續讀了趙蘭坪譯的高瀨武次郎的「中國哲學史」上中下三卷，看來比胡著生動。大概是因爲該書不像胡適那麼喜歡長篇大論的反覆懷疑吧？西洋哲學看得也很少，僅止於「西洋哲學史話」、「哲學的趣味」、「方法導論」等翻譯的書跟啓明版的一些哲學小書，但興趣却很高，以後因讀了朱光潛的「文藝心理學」，不自覺的把學習重點轉向文學作品，開始痴迷詩、詞、散曲。尤其是二李的詞，美得令人不住的搖頭嘆息頓脚。提起毛筆默寫二李的詞，是我在藝專時代的消遣之一。連帶的也開始讀元雜劇、莎劇、現代戲劇的許多作品。藝專的三年，是我平生學校生涯中唯一不覺得讀指定讀物或教科書是苦事的時代。每值寒暑假，宿舍中的同學都走光了，我一人「霸佔」了六個人的房間，把要讀的書堆在桌子一角，每天規定自己該讀每本書的多少頁，讀過一本便移到另一角，不完全挪過去不上床。這種強迫自己讀書的法子有個很大的缺點：不求甚解。因此到後來我又強迫自己作眉批、夾批、筆記、心得。初時疲累不堪，檢討結果，是「思想方法」沒弄好，乃自修邏輯，用五色原子筆作筆記卡片，增加效果，又有美的情調。後來偶而讀到商務張明仁編的「古今名人讀書法」，很高興的發現那時用的方法與一

部份學者的方法暗合。

有了方法上的認識以後，我開始把要讀的書分爲三類：雜讀、精讀、選讀。

雜讀的書，是指那些可以在車上、路上、枕上、厠上、飯桌上看的書。大半是小說、散文、詩、雜文、雜誌、副刊之類。這些書刊份量小，可以放在口袋裏，價錢便宜，萬一丟了可以再買一本。內容與文筆都較淺近，不必要有工具書輔助。萬一有事打斷，隨手擱置後再看，比較容易理出當初的思維與情感，接下去再享受。只有一個「缺點」，就是這類書經常令人愛不釋手，因而影響了爲「精讀」「選讀」而排定的時間表。同時看了某一作家的作品之後，忍不住又急急的到城裏去買他其他的作品來看，便打破了整個讀書計劃。但我總覺得讀書應以過癮爲重，就時常把自己「放逐」到這種了無牽掛的伊甸園裏。看這些書，我不必正襟危坐的在每頁空白上大書「懷疑」「印證」等的眉批，也不必緊張兮兮的提醒自己「以天下爲己任」，很少要考慮到「生命是什麼」之類的嚴重問題。由於好逸惡勞的疏懶之性，這類書讀得最多。如今寫不出一篇硬性文章，通不了任何一門學科，與此也有關聯，懷有大志的讀者實應引以爲戒。

精讀書則指爲世人奉爲經典的一些名山鉅論。中國古典文、哲、史作品概在此列。但我精讀的書極少，算一算不會超過三十册。讀這類書我切忌限定自己非讀完某些篇章不可，而以筆記的多寡爲準，嚴格要求字字句句都懂。不懂的話便查，查過還是不懂，便猜，從上下文揣摩文內的意思，不用「直譯」，改爲「意譯」試試。試出來後把一種或幾種說法記在紙上，以備請教老師。有時老師也說了我也不清楚，那就可以來個大膽的假設，假設古人自己在當時也沒表達清楚，尤其在文學批評的一類文章中，這種事情並不新鮮，如詩話詞話藝術評論等等，幾乎不能避免使用一些含渾不清的詞句。另一方面，是須要認定自己讀的書還不够，學識經驗得要再增加幾年的工夫才行。讀「文心雕龍」、「滄浪詩話」、「典論論文」、「人間詞話」、「指月錄」等，一定會令人生出如此的感嘆。要是某一本被列爲「精讀」的書一直連續產生這些困難，這時只有放棄一途，把它列爲「將來精讀書」，這是我這個懶人的懶辦法，我實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子。讀書可以吃苦，却不能受刑

，再好的書，變成加諸於我的刑具，只是敬謝不敏了。

除了作感想筆記外，查出的存詞註釋出處，小的記在書上，大的記在紙上，讀完之後，紙片、筆記、書，三者置於一處，那是一本眞正屬於自己的書。我自己澈底做到這一層的精讀書只有四本，其中兩本還是從「雜讀書」移過來精讀的。好在自己從未想要成立名山之業，在書頁空白處塡塡寫寫，也很坦然了。

選讀書包括的是大部頭書，如四史、三通、十三經、明儒學案、昭明文選、文苑、古文辭類纂、全唐詩、全宋詞、全元曲、飲冰室文集之類。要從頭到尾細細看完這些書，依我目前的條件，幾乎不可能，只有在讀到其他書中提到時，或是特別有興趣時，爲寫文章必須參考時，選取一段來讀。這類書買起來有時不便宜，只好從圖書館借來看，當然不能在書上任意塗抹，我的辦法是勤翻字典，大致了解便可。讀選讀書時，我通常跟自己妥協，以「不求甚解」自我安慰。只要知道文中說的大致是怎麼回事，就很心滿意足了。章太炎開出來的那套必讀書單，我有生之年似乎是無暇全讀精讀了。人之生也有涯而學海無邊，知我者必不罪我。

從學生時代悟得的讀書方法，至今仍沿用不歇，自覺見解較從前亦略有長進，這該是讀書之賜。不停的讀了這些年書，無形中學得兩種本事：一是買書。我很少買進事後自己後悔不該買的書，對於時下一般書籍的作者、出版者、裝訂、版樣、美術設計等因素已經有點感應力，每能在還沒翻閱之前就知道自己需不需要。另一種本事是遇事比較冷靜。世間能讓我生氣的事情越來越少，所以很少與人有爭執。書告訴了我天下看來有數不清的「標準」、數不清的「眞理」，其實在冥冥中只有一個標準，一個眞理，只是還沒弄清楚。無數的作者都在想法子促成無數的標準與眞理的齊一化，大智大慧的人不停的在朝這個方向努力，我至少不該背道而馳的扯他們的後腿。我想這該是讀書人最起碼的消極責任。

讀書之予我，既非有所求，也非無所求。眞想得到的，只是個很不具體的「心安」。自覺已經無聲無息的邁進了心安的伊甸園了，所以也打算繼續這麼樣的讀下去。但願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來臨時，我還能跟夜闌人靜的現在一樣的心安。